

我认识的许昌网络文学“大神”

□李俊涛

物质决定存在。纵观文学史,文学作品是越写越长了。决定这种变化的是文字的载体。在文字的载体为甲骨、石头、青铜的时代,人间肯定也有能聊三天两夜的八卦,但想要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成本太高了。夏商时代,想把《红楼梦》那样篇幅的作品记录下来,即便工匠不惜命,全国能不能找到足够的青铜都是个问题。因为字写起来太艰难,所以古文献无不信屈罄牙,一个字恨不得代表800种意思。

当文字载体变为竹简,诗歌和散文就开始出现了。但文本也都短,《孔雀东南飞》《木兰辞》那样的长诗从来都不是创作主流,散文也基本都是千字文,我们小时候背到头大的古文其实都没有多少字。原因还是写得太大,书写不易、成本太高、传播不方便,最直观的就是拿不动。一部长篇小说写到竹筒上总重能有一吨,看书跟当装卸工似的,文弱书生没看完,人已经累得吐血了。

中国人在唐代发明了印刷术,北宋时发明了活字印刷,并向世界范围内传播。但是活字印刷术普遍商业化应用已经到明朝了,这种应用直接在全世界范围内催生了

长篇小说这种文体的出现。我国四大名著和国外长篇经典都是在这之后产生的。

也就是说载体的成本越低,文本就会越长。进入当代,当文字的载体变成网络,成本几乎为零的时候,文本的长度就没有上限了。我认识的许昌网络文学“大神”,30岁左右的年纪,基本上都是1000万字以上的作品傍身了。

御风楼主人,许昌最成功的网络文学作家,年龄30岁出头,已经写了2000多万字。大学学的是法律,在学校考过了司法资格考试,毕业当了一年律师后,决定辞职写书。作品以网络文字、音频、纸质书、影视版权的形式同时发售,多次获得国内网络文学大奖,多年来月收入稳定在10万元以上。最多的时候,同时写4部长篇,每部每天更新2500字,一天写1万字;常年每天稳定写5000字。

一个人月入10万元,他的日子是咋过的?其实也没什么,就是住豪宅,开豪车,时不时奖励自己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冬天去海南,夏天去草原。上天有时会特别偏爱某一个人,御风楼主人不但书写得好,人也长得长身玉立,可以直接到偶像剧里当男主。我最生气的是,写了这么多书,他的头发竟然不掉,乌黑浓密还打卷儿。

堂前雁,男的,年龄不到30岁,也已经写了1000多万字,正在上升期,月收入稳定在3万元以上。小伙子相貌白净,喜欢穿特正的白衬衣、正装长裤,乍一看像个银行职员,一个人在家上班也弄得很有仪式感。

他之前是个裁缝,在北京一家制衣厂打工。有一天下了夜班坐最后一班公交车回远在终点站的驻地,车里只有他一个乘客,司机面相不善,车外行人寥寥。他开始脑补自己可能遭遇的无数种险境,把自己吓得一会儿哆嗦,一会儿龇牙咧嘴。下车时发现司机也吓得够呛,应该是一直从后视镜观察他,大概也设想了不少他发疯的举动。

第二天,司机继续开车,堂前雁辞职回了许昌。他决定把自己昨夜在公交车的想象写下来,这就是他的第一部网络文学作品《午夜公车》。

两个人的写作道路走得都挺顺利,入行不久即在网文江湖上混出了名堂。唯一不顺的是在寻媳妇这件事上都遇到了坎坷,准丈母娘听说未来女婿不出去玩,一天到晚在家写书,都觉得不靠谱,干的事儿看不见摸不着,不是个稳定饭碗,难以将闺女托付终身。俩人的文字能感动千万读者,却撼不

动丈母娘,迟至大龄,才有两个姑娘跳河一闭眼嫁给了他们。

中国现在从事网络文学写作的据说有1000万人,像他们这样能冲出来靠写作谋生的1%都不到。网络文学被称为当代中国的一大文化景观,网络联通全世界,唯有中国产生了蔚为壮观的网络文学。中国当代的文化输出,网络文学是最成功的范例。网络作家笔下架空、穿越、想象力上天入地的文字,丈母娘们欣赏不了,对于世界却是新颖的独创,从亚非拉到欧美,有无数拥趸对中国网络作家的文字和由他们的文字改编的影视作品如痴如醉。在抖音的国际版上,几乎每个月都有一两部网文改编的中国影视作品成功出圈。那些衣袂飘飘、飞来飞去、不食人间烟火的爱恨情仇,是一众老外从未见过的故事类型。

说起来许昌也是一方文学的福地,历史上有彪炳史册的建安风骨,当代产生了获得中国文学最高奖茅盾文学奖的李佩甫、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杜涯,举目国内三、四线城市,没几个。网络文学这一块儿,除了御风楼主人和堂前雁外,目前月稿费收入超过1万元的网络作家有10多个,许昌无疑是河南的网络文学重镇。无数个深夜,当我们酣然入梦的时

候,这些网络作家目露精光,双手在键盘上翻飞,正在许昌的各个角落为他们的读者创造新的传奇。你家楼下那个深居简出、脸色由于常年不见阳光而略显苍白、待人接物有点社恐的年轻人,可能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至于网络文学的质量,这个事儿其实没什么可说的。决定文学作品质量的是人,而不是载体,就像我们不能说写在青铜上的文字一定比写在竹筒上的好,写在竹筒上的比写在纸上的好一样。很多时候,先得有数量,然后才能有质量。明清时期不止是产生四大名著四部长篇小说,四大名著是当时千百部长篇小说大浪淘沙筛选出来的。网络文学也是这样,1000万人在写,能冲出来被读者广泛认可的写得都不错。公众熟知的《甄嬛传》《琅琊榜》《大江大河》《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等影视作品,都是从网络文学作品改编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所谓严肃文学是影视创作的重要支撑;网络文学兴起之后,这种支撑越来越多地转移到了网络文学上。

我看过御风楼主人和堂前雁的作品,他们写得都很好,至少比没看过网络文学作品,却想当然地认为网络文学水分大的那些人写得好。



总第一四七七期

李俊涛



悼苗锡锦

□张自立

惊悉韵都失典范,
苗公得道游仙苑。
为学谨严不苟微,
修志耿忠探真詮。
钩业谋新多建树,
薪火磨续寄后贤。
遽失耆宿悲何堪,
欣慰名纪永年!

父亲

□辛爱芬

三年前,我们敬爱的父亲,带着对人生的无限眷恋,对儿孙的百般不舍,对辛家一家子们的无限眷顾,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我们。

父亲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参加了青年抗日先锋队,和日本鬼子展开了枪对枪、刀对刀的搏斗。

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南下来到许昌,在专署公安处工作。1952年,父亲参加了毛主席视察黄河的保卫工作。1958年8月7日,毛主席到襄县视察烟叶,父亲做了非常细致又严密的工作,毛主席夸父亲是“辛辛苦苦地建设社会主义”。

我的父亲是和焦裕禄同时代的县委书记。1959年父亲到了郾城县,他和焦裕禄一样在郾城的大地上挥洒汗水,带领全县人民大干苦干加巧干。1963年盛夏的一个夜晚,天降大雨,父亲带领县委的干部们去往全县最低洼的地方——老王坡排涝。洪灾过后,父亲带头把工资、衣服、鞋袜捐到灾区,郾城县的老百姓亲切地称父亲为“我们身边的焦裕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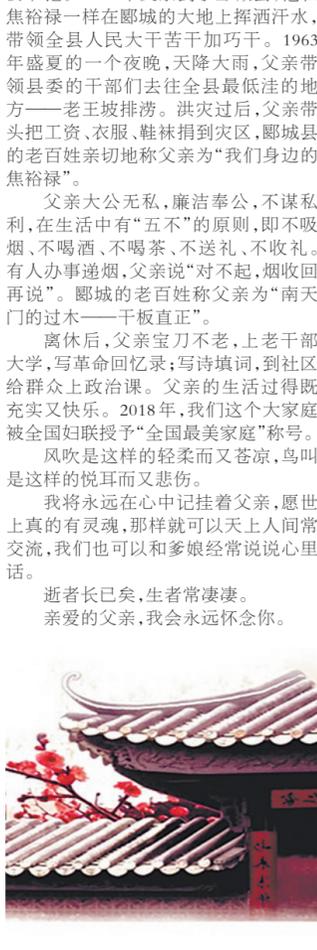
父亲大公无私,廉洁奉公,不谋私利,在生活中有“五不”的原则,即不吸烟、不喝酒、不喝茶、不送礼、不收礼。有人办事递烟,父亲说“对不起,烟收回再说”。郾城的老百姓称父亲为“南天门的过木——干板直正”。

离休后,父亲宝刀不老,上老干部大学,写革命回忆录;写诗填词,到社区给群众上政治课。父亲的生活过得既充实又快乐。2018年,我们这个大家庭被全国妇联授予“全国最美家庭”称号。

风吹是这样的轻柔而又苍凉,鸟叫是这样的悦耳而又悲伤。

我将永远在心中记挂着父亲,愿世上真的有灵魂,那样就可以天上人间常交流,我们也可以和爹娘经常说说心里话。

逝者长已矣,生者常凄凄。
亲爱的父亲,我会永远怀念你。



守护

□黄廷付

我曾不止一次看到母亲对着墙上的镜框偷偷落泪。那是一个很大的镜框,里面都是父亲当兵时的照片:有全班的合影,还有父亲战友的照片,更多的是父亲英姿飒爽的军装照。在镜框的正中间,有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她上身穿白衬衫,下身穿黑裤,脚上是一双黑色带襻带的鞋子,头上扎着两条长辫子,手里还拿着一卷画报,秀气的脸上带着一抹羞涩的微笑。那就是我的母亲。

母亲常和我说,以前她和父亲一起去赶集,每次都是父亲用板车拉着她。有一次,父亲从街上买了一板车化肥,依然让母亲坐在车上,母亲说太重了,要帮忙推车。父亲不重:“你走路还没有我拉车走得快呢,再说我身体壮,这点东西累不倒我。”母亲拗不过父亲,只好坐回车上。看到来来往往的路人投来异样的目光,母亲有些不好意思,一路上都低着头。

有一天,村干部通知母亲去做绝育手术。父亲又用板车拉着母亲去计生办。这一次,父亲走得很慢,一路上和母亲说着村里的趣事,想逗母亲开心,但母亲脸上始终满是担忧,怎么也笑不出来。

到了计生办,父亲对母亲说:“你在外面等着,我去办手续。”母亲就一直在外面等着,直到看到面色苍白的父亲,颤颤巍巍地出现在她面前。父亲仍然笑着说:“我拉你这么长时间了,今天换你拉我回去吧。”母亲听出父亲的声音有些打战,感觉出异样,忙去看父亲手里的单子,原来是父亲替母亲做了绝育手术。母亲深情地看着父亲,轻轻地把他扶到板车上。她双手稳稳地握着车把,慢慢往前走着,眼泪掉了一路。

小时候的冬天非常寒冷,壕沟里的冰上都能走人,小伙伴们常常在冰上玩陀螺。那么冷的天,父亲总是第一个起床。他烧早饭的时候,会把我们的棉衣拿到炉灶旁烤得暖暖的,然后才喊我们起床穿上。

父亲每次出门,不管是冬天去挖河还是春天去打工,都会提前把面粉磨好,把牛的草料也准备好,甚至把柴火都抱到厨房里给母亲备着。走的那天,他会起个大早,把牛牵出去,把猪喂好,把牛圈、猪圈都打扫干净,最后

把一家人的饭菜烧好。父亲走的时候却只对母亲说了一句话:“我走了。”母亲总是点点头:“黑脸,在外注意安全。”

那年春天的一声惊雷,没有任何征兆地带走了父亲。母亲望着那个她最亲爱的人,也是最终她宠她的人,一动不动地躺在那个透明的玻璃罩下,再也不能和她说一句。她撕心裂肺地一遍又一遍呼喊:“黑脸啊,说好的一起到白头,你咋就舍得撇下我?你让我这下半辈子咋过呀?如果不是还有几个孩子要抚养,我就随你去了!如果能替换的话,我宁愿替你去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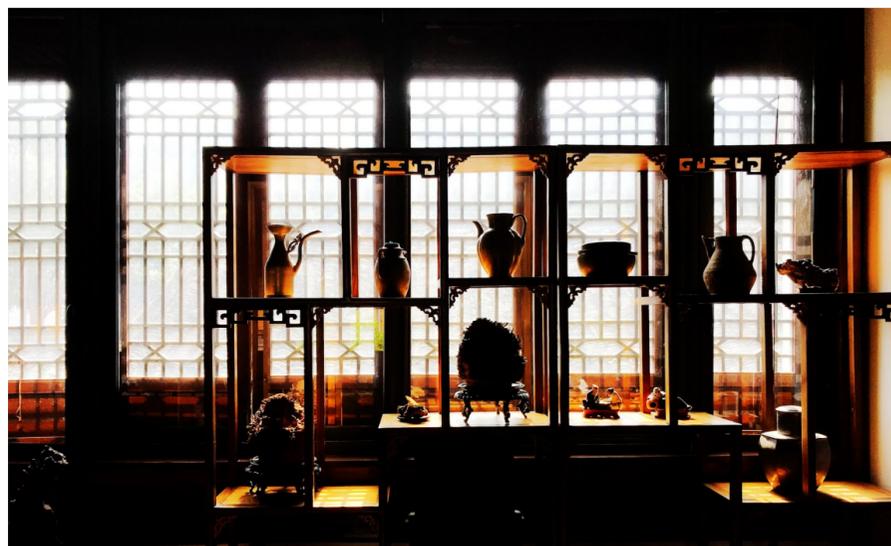
母亲的嗓子哭哑了,咳出很多血来。她一次次晕倒在父亲的灵柩前,谁也拉不开。在一夜之间,母亲苍老了许多,她不停地埋怨自己不该让父亲出门打工。母亲一直坚持地认为,如果父亲在家里就不会出意外。毕竟父亲是全村公认的铁打的汉子,毕竟父亲才45岁。

父亲生前在农忙的时候,曾无数次不分昼夜地在地里劳作,因为母亲要照顾年幼的我们。有时候只有等晚上吃了饭,我们都睡着了,母亲才能放心地给父亲帮忙。家里偶尔加点餐,父亲总是等我们吃好了,再把荤菜夹给母亲,自己从不舍得吃。他总是笑着对我们说:“我年轻的时候在部队待了7年,走南闯北的,啥没吃过啊。”

母亲说,父亲最后一次临出门前,曾对她说:“等到50岁,我就不出去打工了,在家里种种地,养养鸡,多陪陪你。”没想到这句话竟成了父亲的遗言。母亲每次想起,都会泪流满面。

后来每到春节,餐桌上座的位置总是空着的,那里摆了一副碗筷。母亲总是习惯地往空碗里夹菜,嘴里还自言自语地说着什么。我看到母亲的眼眶总是红红的,我知道那是母亲又在思念父亲了。我也相信父亲的在天之灵,一定能听到母亲的诉说。

转眼20年过去了,母亲艰辛地把我们都拉扯大,她那满头青丝早已变成了白发。在这期间也曾有人劝母亲再找个伴儿,也好帮她一下,一个女人养活那么多孩子,太难了。但母亲总是摇摇头:“黑脸活着的时候那么疼我、护我,从未让我受过半点委屈。他走了,换我来守护他。”



光与影 吕超峰摄

离别

□甄华露

人的一生会经历很多离别,有些离别是暂时的,以后还会再相聚;有些离别是永远的,以后不会重逢。不论怎样的离别,都让人心情变得凄凉和沉重,尤其是父母和子女的离别,每次经历或目睹这样的场景,我都会禁不住潸然泪下。

儿子今年18岁了,小学毕业就踏上了异乡的求学之路。6年来,他一直住校,只有周末才能见到父母,但他从未报怨过,反而愈发懂事。每一次返校前,他总是自己收拾好所有的行李,从来不让我操心;每一次离别时,他总是很乐观,主动安慰我,从来不让我担心;因为特殊原因,不能每周见面时,他总是主动提出留校,从来不让我为难。6年的春夏秋冬,我和先生风雨无阻,每周都赶往郑州陪儿子,一路走来充满艰辛,期间也经历了无数次的离别,但总算熬过来了。

今年儿子高考完填报志愿时,主动提出要去省外城市上大学,我尊重他的意愿。儿子填报的12所大学几乎全是省外的,他最终被福建一所大学录取。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儿子非常激动,我心里却是五味杂陈,毕竟儿子要到千里迢迢之外去上学,我内心既高兴又不舍。整个暑假,我们一家三口都是在憧憬儿子的大学美好生活,准备各种物品行李中愉快度过的。这是儿子去外地上学以来在家时间

最长、陪伴我们最久的一段时光。6年中,虽有很多假期,但他总有上不完的辅导班、写不完的作业,我们在相处的时间其实很短。我清楚地知道,这样的日子以后再也不会,即使以后遇到假期,他也不会一直待在家中,也许在外地回来,也许约着朋友出去玩儿,也许去打工实习……毕竟他长大了,有自己的朋友圈和人生规划。

为了送儿子上学,我和先生分别请了年假,提前一周陪他来到福建,在学校周边游玩了几天。开学报到那天,我们按照学校的通知从南门开车驶入,途中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车辆纷至沓来,偌大的校园不一会儿就开始堵车,我们只好找车位停下,步行前往宿舍。校园环境不错,湖水清澈、草木丛生,到处可见熙熙攘攘的人群,好多孩子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齐上阵帮着搬运物品,有背上背的、手里抱的、肩扛的,个个满头大汗,步履匆匆,但脸上都洋溢着喜悦。我们走了十几分钟的路程,终于到宿舍楼下,儿子考虑到我的膝盖不好,就提议让我先慢慢上楼,他们去附近取快递。宿舍在四楼,我按房间号很快就找到了,查看了住宿环境,正在担心条件简陋时,儿子一手推着笨重的拉杆箱,一手拎着大大的包裹进来了。看着他气喘吁吁的样子,忽然想起去年暑假后开学送他返校的场景,也是这样的大包小

包,也是这样的汗流浃背,只是当时由于特殊原因,我只能在学校门口远远看着。“妈妈,东西太重了,爬了四层楼,累死我了。”儿子的一句话把我的思绪拉回来,先生催着忙儿子整理东西。我们一起动手忙活了半天,收拾好已是中午。于是,我们到附近的餐厅吃了午饭,体验一下学校的伙食。在陪儿子回宿舍的路上,我的心情开始变得沉重,因为不愿面对即将的离别。离开之际,我主动提出和儿子拥抱一下,他拍着我的肩膀说:“放心吧,我会好好的。”瞬间,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本不想在儿子面前哭的,怕伤感的情绪传染给他,可实在是忍不住。我又唠叨了几句,坐上车强颜欢笑地和儿子挥手告别,一路上却又是泪眼婆娑……

舟车劳顿回到家中,我径直去儿子的卧室转了一圈,脑海中闪现着儿子的身影。看着空荡荡的屋子,顿时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又禁不住热泪盈眶。想想儿子上完本科可能会读研,之后可能去外地工作,从此离别应该是常态,心里更加难过。这也许是中国家庭的普遍现象吧,不是孩子离不开父母,而是父母离不开孩子。作为父母,内心都希望子女能承欢膝下、守在身边,但是为了他们的美好前途着想,在孩子需要背井离乡地求学、求职时,父母往往是无条件地支持,即使要相隔甚远、聚少离多。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真诚地祝福所有的游子健康平安,一切顺利,也希望游子能体谅父母的思念与牵挂,常和父母联系、常回家看看。